

周禮注疏小箋

周禮注疏小箋卷一

南海曾釗學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注乃建王國。釗謂國諸侯國賈馬說是也

說見賈疏考周禮所作之年雖無明文然尙書大傳五年

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鄭注小宰亦云前此者成王

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

灋之據此則作周禮在建王國之後矣若謂諸侯曰

邦國天子曰國文例如此又不然左傳桓二年師服

曰天子建國注立諸侯戴禮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

國注建國封諸侯考工記匠人建國注立王國若邦

國大司樂凡建國疏謂新封諸侯若然此經建國賈馬謂諸侯國何爲不可賈疏乃駁云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國豈其然耶詩周頌序賚大封於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戴禮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又曰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尙書大傳四年建侯衛其時並未營雒也且武王十三年克殷卽於是年遷都于鎬亦何嘗不先立王國賈疏殆未考耳賈又引尙書鄭注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是又誤信封禪書華山爲西岳顯與大司樂五嶽注岳在雍州

相牴牾也說見大宗伯職

辨方正位注召誥曰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維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釗謂周初營

洛未嘗立廟鄭司農云正君之位其說不可破也孟

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又魯語孟文子曰夫位政之建也韋注此位謂爵正

與此經合鄭君反引召誥以證失之且召誥之位伏

孔意未必卽謂宮廟

此依治孔尙書之說今孔傳偽書不足據

書大傳云

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

位于其庭

庭當作廷

是伏生元以攻位爲朝位故云攻于

其庭如位爲宮廟豈庭所能容哉然大傳又云營成周立宗廟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衣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竊謂彼宗廟當爲清廟之誤周頌清廟序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正義朝諸侯當在六年明堂位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卽此時也則朝諸侯明堂與書傳云奉祭祀詩序云祀文王爲一蓋卽所謂饗文王于明堂者明堂一名清廟故左傳云清廟茅屋公玉帶云明堂中一殿以茅蓋若宗廟之制復廟重檐斷無茅屋之理書傳所云立廟蓋立明堂于王城未可據爲洛有五廟證也又古人立廟

必於宮之左而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之意也故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又曰學者皆稱周代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夫史遷受古文尙書於孔安國者以爲周實不遷都洛則亦必以洛爲無廟是古文尙書亦不以攻位爲宮廟矣漢書韋元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門外猶以爲遠況身不居雒而宗廟居之甯非遠乎尙書後案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災異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譏原廟也周末東遷以前宗廟皆在豐鎬故振鷺二王來助祭曰振鷺于飛

于彼西雝潛冬薦魚春獻鮪曰猗與漆沮漆沮岐周  
二水名也黍離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苟洛又立之是原廟不始于漢矣召誥曰王  
朝步自宗周則至于豐史記集解引馬融注豐文王  
廟所在是鎬且不更立文王廟矣而謂洛立之耶

徐廣

史記注鄒去豐二十五里則與鎬洛相去七百里不同

且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則是洛苟有廟亦必立主曾子問曰廟有二  
主禮與子曰尊無二上未知其禮由是推禮無二主  
而廟又不可無主以此益知洛在周初不當有宗廟  
矣洛在周初無宗廟吾故曰鄭司農釋位爲君臣之

位其說不可破也然康成以洛爲有廟者蓋漢人以

明堂卽宗廟周公制禮作樂立明堂於王城

見鄭答趙商問

又洛誥有入太室裸之文故以爲有廟鄭誤沿之耳

不知廟之制如明堂鄭箋斯干之說甚明大戴記明

堂在近郊三十里異義引湄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是皆

不謂明堂卽廟也書稱太室當卽明堂之中室攷工

記正義明堂中夾太室有四室是也

詩于周受命注周岐周正義岐

是周之初起有先王別廟焉劉按此猶豐之有文王廟耳晉遷絳而左傳載驪姬使讒申生曰曲沃君之宗國語太子雉經于新城之廟然則禮有別廟皆舊都之廟非預作別廟也周書作雒解乃有五宮太廟



宗宮考宮者按彼云乃立當謂立明堂故下云咸有四阿與攷工記明堂之制合五宮猶新論稱堯謂明堂爲五府其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事乃注者之詞蓋孔晁不能辨正誤以爲正文耳御覽引作雒解之乃立五宮咸有四阿云云可證

設官分職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釗謂設官蓋設六十屬之官卽下云其屬者是也六十屬各有所司故曰職若信如先鄭之說則下言乃立天官云云復矣

大宰之職以經邦國以紀萬民。釗按經猶言經緯也紀猶言別理絲數也邦國之數有限故曰經萬民之數無窮故曰紀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疏  
此八者民與上同有物事也謂率下事使與上合○  
釗按達吏似非民所能有注疏未免費辭竊謂統當  
讀如乃統天之統彼經釋文引鄭云本也此八者皆  
馭萬民之本故曰統

玉獻注獻國珍異亦執玉以獻之疏謂三享之外別有  
獻國珍異亦如三享以玉致之○釗謂獻當讀爲司  
尊彝獻尊之獻獻尊飾以玉韞氏引故曰玉獻鄭賈  
以爲獻國珍異失之按司儀及聘禮記諸公相爲國  
客則有私獻之文而覲無之故覲禮目錄注云覲遇

禮省是以享獻不見

享字當屬上

今乃以覲禮爲有私獻

蓋失考矣又按爾雅釋詁珍享獻也荀子大畧篇享獻也大行人注三享三獻也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金玉之等則享獻實爲一事凡有珍異皆享禮中物耳

物名詳覲禮三享注

當於上文玉幣括之

彼注玉幣享幣也蓋指享

禮言

故知此獻當讀爲犧無疑也司尊彝不見爲賓客

陳六尊此朝覲會同知有犧尊者攷左傳定十年齊侯將饗公孔子曰犧象不出門正義不出門謂設于宮詩鼓鐘正義引服虔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則知

在國行朝覲會同饗禮有獻尊矣周語定王饗隨會  
曰奉其犧象隨會卿耳且設以爲饗則諸侯有之更  
可知也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彼疏  
云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六尊以犧爲首故太宰惟  
贊玉獻而不及餘尊又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  
不獻酬然則有獻酬必有尊大行人饗禮有九獻七  
獻五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疏盛禮者以其有食有  
酒以是益知此經玉獻之果爲獻尊也若然因朝覲  
會同而錫有功以秬鬯亦於此經舉之書賁爾秬鬯  
一卣正義春官和鬱鬯實彝今言卣者蓋當祭時在

彝未祭則在貞錫時未祭故貞盛之尊人注貞中則尊獻象之屬贊玉獻亦兼此矣

歲終受其會注會大計也。釗謂會歲計也小宰贊冢宰受歲會卽此若大計三歲一舉行鄭說未晰

小宰 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曰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元謂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事異異其名耳。釗謂其名異則物亦異先鄭分釋傅別二字近之但於傅字猶未的耳考冬官考工記注傅近也傅別者蓋稱責時使鄰近人手書其上而中判之周書大匡解曰賦酒其幣鄉

正保貸貸卽責鄉正亦鄰近者稱責時以之任保故聽治時卽以爲證也

七事者注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七故書爲小杜子春云當爲七事。釗按小事卽上云小事皆有聯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凡非祭祀朝覲會同軍旅田役喪荒之事皆謂之小事杜君改作七事者欲與經相當耳然小與七形聲並遠無容故書譌作小又此經賓客不當別爲一科攷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掌舍掌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則祭祀朝覲會同

之戒具已別有主者此賓客連祭祀朝覲會同言之  
明此賓客乃祭祀朝覲會同之賓客耳若然則七數  
實不合當仍故書小事爲正也

以宮刑憲禁於王宮疏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  
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  
宮內也○釗按秋官無宮刑之文士師宮禁下云書  
而縣於門閭注云禁民爲非如今宮門有符籍是則  
彼經宮禁蓋禁民擅入如說文所引漢律妄入宮掖  
曰闕之類耳自與縣于王宮者不同此宮刑卽當職  
所建云掌建邦之宮刑是也但前主建此則主表縣

耳其表縣之處當在應門按攷工記匠人外有九室  
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  
處攷路門之表有應門應門爾雅注以爲朝門其應  
門之內路門之外爲正朝正朝之左右有百官府治  
事廬舍詩適子之館箋以爲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  
之宮是也又上經云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治象縣雉  
門外之兩觀應門在雉門內則此經乃退者退人應  
門可知矣小宰從太宰治事于九室故以入應門爲  
退也

宰夫 歲終注自周季冬疏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



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釗謂周初改正朔實未改時此經歲終實爲夏之季冬鄭注云自周者謂周一歲言之非以爲代名何以明之經言歲終每與正歲相連又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則歲皆爲夏名可知周曰年此曰歲者正所以別乎周之年也太史鄭注以中數曰歲以朔數曰年按中中氣如大寒爲中氣之終故以爲歲終立春節雨水爲節氣中氣之始故以爲歲之始朔謂正朔朔始也故以爲年之始鄭解歲年二

義甚明不當至此倍之故知自周季冬謂周一歲之  
季冬也知鄭不改時者天官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  
行羽物注中秋鳥獸毼毼因其良時而用之中秋鳩  
化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  
物又月令注云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取龜用秋時  
是夏之秋也據彼解周禮秋爲夏之秋中秋直引虞  
書及月令之中秋以注之虞書月令皆用夏時則鄭  
於此書之春秋皆仍用夏時審矣又夏官司燿季春  
出火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於殷  
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司燿季春與夏時之三月季

春一也又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斗柄建子是以子  
月爲歲首矣而下云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  
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  
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則仍與夏時合尙書  
武成篇云一月壬辰召誥篇云二月三月皆不繫時  
蓋周初改正未嘗改時也春秋云春王正月左傳云  
王周正月改時者疑此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以後  
之定制周禮作于六年又當時但爲此禮後又小小  
改變故不同也

宮正

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注**祭社稷七祀于宮○釗

按攷工記疏宮中是合院之內戴記檀弓宰夫執木  
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注庫  
門宮外門天子謂之皋門士師宮禁注宮王宮疏謂  
皋門也詩大雅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  
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然則自皋門以內  
通可謂之宮中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  
門外之左右是廟亦在天子之宮何得專以社稷七  
祀屬之又中雷禮祭五祀於廟亦非宮中竊謂此宮  
蓋姜嫄廟春官序官守祧奄八人疏通姜嫄爲八廟  
魯頌閟宮傳引孟仲子以爲祢宮是也先言宮後言

廟者姜嫄尊故序祖考廟之上猶大司樂先言享先妣後言享先祖矣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注王宮之士諸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釗謂士庶子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宿備王宮者卽夏官大司馬職云王弔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者是也大司馬職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而掌其政令蓋無事時宿衛王宮則宮伯掌之及有會同之事則大司馬帥之以行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此說近之但謂官非也謂宿衛之人斯可耳

膳夫 凡王之稍事(注)稍事有小事而飲酒○釗按上言賓客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稍禮儀禮聘禮記句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漿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者矣所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漿人共賓客之稍禮注漿人所給六漿而已是稍事客有酒漿矣以必從酒量人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例推之春官肆師

共設匪饗之禮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但致禮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弊致之則享燕之致禮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大夫總其事而薦設則士分其職亦猶酒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日凡王者王之稍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間之稍有故日凡以舉之

內饗 豕盲眊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釧按說文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从肉从星星亦聲是字从月旁星指事也就如鄭說亦不必改爲星竊意豕肉中有如米未爲豕病今往往有之

且膾臠臠狸蠅皆以氣臭言不當此獨異也考說文  
胜豕膏臭也今本胜注犬膏臭臠注豕膏臭恐傳寫互誤則此腥實當作  
胜

刑臠注鄭司農云刑臠謂夾脊肉元謂刑鉶羹也臠臠  
肉大臠○釧按特牲祭鉶注肉味之有菜和者疏云  
卽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亨人疏調以五味  
盛之於鉶器卽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卽謂之庶羞  
若然則鉶乃羹名廁之脩胖間爲不類矣竊謂先鄭  
之說得之但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爲脾刑  
从开聲與脾聲近說文脾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先



鄭卒於章帝末許書上於和帝永元十二年相去十八年而其說如出一口可見當時經師相承如此脾臙連文者臙說文無骨腊也夾脊肉亦無骨以其同類故脾臙連文耳究之脾腥臙乾安知先鄭不以爲二物邪

甸師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注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疏以時入之者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釗謂其屬乃甸人嗇夫吏農夫之類周語虢文公總而謂之百吏是也攷嗇夫覲禮注以爲

司空之屬甸人大祝言甸人讀禱鄭注甸人代王受者長也與稱人終別又成十年左傳晉侯使甸人獻麥注甸人主爲公田則與甸師掌藉田亦別農夫於五官無攷以嗇夫準之大約亦隸司空而甸師得帥之者亦如鄉師帥匠人耳帥其屬耕耨王藉謂勸督農民耕耨周頌噫嘻鄭君箋云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是也而注此經乃謂其屬卽甸師之府史胥徒又引國語庶人以爲卽徒三百人誤矣請列四證明之周頌臣工有保介之文鄭引月令耕藉禮箋之是以臣工爲敕諸侯藉之詩矣其卒曰命我眾人箋敎我庶民又載芟序箋藉之爲言借也借民

力治之是皆謂民終事也而此經獨言徒三百人終事豈不自相抵牾乎此其可證一也徒庶人在官國語但言庶人未嘗言在官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韋昭注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是國語亦言以民終事也而鄭乃言徒三百人豈不鑿空乎此其可證二也月令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何獨於邦圻之民置之此其可證三也藉僅千畝以三百徒耕耨其中人治三畝三分畝之一有奇未免太逸此其可證四也至其入之之時則當在九月呂氏春秋

季秋紀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是也而疏謂十月穫之

蓋誤以豳風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爲據耳不知豳

是戎狄之地

見詩

晚寒所穫較遲

豳風疏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

來大率

不足牽證也曲禮凡祭宗廟之禮不言麥尙

書黍稷非稭詩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正義天子

之祭其盛用黍稷稻粱亦不及麥若孟夏嘗麥乃薦

非祭籩人朝事之籩醴蕡注醴麥得有麥者彼自籩

實與齎盛不同稷粢也故其盛器曰齎安容以麥錯

置其中耶且麥非春種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者

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前

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注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若然麥待秋冬乃種帝藉春耕秋收安能有也疏時入兼夏麥言亦失之

獸人 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注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曰弊田謂火弊車弊羅弊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疏弊仆也謂田止注猶聚也。釗按後鄭釋弊爲仆與先鄭釋弊爲止微不同引之者備說耳疏直以田止解弊字非後鄭正義也仆而田止仆上蓋脫旌字大司馬注旌弊疏田止則旌仆是也又王制天子殺則下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綏有虞氏之旌旗  
下謂弊之若然此經弊當爲旌弊鄭君注仆而田止  
仆上當有旌字審矣虞中釗謂箸禽獸之籍注箸也  
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注治中謂其治職  
簿書之要史記張釋之傳上林尉禽獸簿此經虞中  
是其類與所以知非萊田中者序官疏獸人共膳羞  
則此經之令注謂箸其爲狼爲麋與凡獸物之數以  
備膳獻取用可知矣又山虞致禽澤虞屬禽田僕比  
禽此當官者大司馬致禽此長眾官者甸祝致禽此  
聯事者然則一弊田之頃官司亦備矣而奚用獸人

令之左氏傳襄四年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杜注獸臣虞人彼不指獸臣爲獸人者誠知司原非獸人事也而謂令禽爲獸人事耶

腊人 臠胖注鄭司農云臠膾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徹曰主人亦一魚加臠祭于其上臠與大一也大者截之大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臠亦腍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爲言片也析肉意也疏臠膾肉胖讀爲判文無所出皆非也○釗按臠膾肉胖讀爲判皆故訓也臠與何聲近古聲何與臠亦近說

文膺匈也釋名膺壅也爾雅蕪豐也曹憲廣雅音膺  
又匈字是其證矣若然司農說膺膺肉也蓋先儒聲  
義相從展轉訓詁之學疏以謂無所出何耶賈爲此  
說亦以曲申後鄭而已然據後鄭說則獸之生死獸  
人共之魚之鱸鼈獻人掌之何由更入腊人之文則  
不容有魚可知矣賈不辨正而譏先鄭爲非蓋失之  
胖从月半說文在半部內則麋膚注膚或爲胖麋鹿  
田豕膺皆有軒注軒或爲胖是胖元借作膚軒然以  
切肉之義求之則仍從鄭大夫作判爲長說文膺字  
引周禮膺判許君序周禮偁古文正與鄭大夫說合



後鄭云胖析肉其義亦同賈乃謂讀作判之說無所  
出更疎舛甚矣

疾醫 春時有瘡首疾注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頭  
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也○釗按注意謂頭痛酸削  
耳若疏析瘡首爲二則頭痛之外何者爲酸削之痛  
耶攷釋名酸遜也遜遁在後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  
力弱也則彼言酸消皆力少之病非癘疾也說文广  
部瘡云酸瘡頭痛从广省聲引周禮春時有瘡首疾  
左思蜀都賦云芳追氣邪味蠲癘瘡注瘡頭病也是  
古訓不分瘡首爲兩解又素問東風生于春病在肝

俞在頸項又曰春氣病在頭則是感春癘氣爲頭痛  
內經有明文賈乃別瘡爲酸削之痛非注意矣

五藥注艸木蟲石穀○釗按上經旣出五穀則此經不  
當更言又本艸經所載如飴乾枯者爲飴及酒蘖之  
類雖以穀爲之要非穀本性似不得概以穀名也愚  
謂五藥當有禽獸本艸部有禽獸可爲證矣

五氣注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  
脾氣溫腎氣寒○釗按此注本古尙書說以方書攷  
之殊未然且月令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尙書歐  
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

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  
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  
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  
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  
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  
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  
劇是鄭駁異義从今文尙書說及注此經从古尙書  
說蓋二書不作于一時也考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

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欠爲噦此經五氣當从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則死故醫惡五絕

酒正 五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元謂齊者每有祭

祀以度量節作之。釗按以齊量名酒似不辭攷說

文齋稷也从禾齊聲此經作齊省耳古者祭祀之酒

醴齊盛皆取于藉田藉田以稷爲首種見月令注呂覽作首稼義

同故在盛曰明粢爲酒醴亦曰粢禮運粢醴在堂是

其證矣若謂度量節作之卽當謂之齊則醯醢五齊

亦以度量節作之何不讀爲齊量之齊邪

凌人 掌冰正注正故書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  
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  
夏正○釗按段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  
正歲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  
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  
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  
故書掌冰政爲長王伯申經義述聞曰爾雅正長也  
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  
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段說是  
也

掌舍 設櫪栒再重注故書栒爲栒鄭司農曰櫪櫪栒

也栒受居溜水凍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櫪栒栒謂

行馬疏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後鄭不從從子春

爲行馬也○釗按修閭氏宿互櫪守閭互並故書作

巨此故書獨作栒則非互可知若謂修閭氏作互此

經作栒同爲一書前後異文恐非例也禮記非一家所作故有異

文竊謂栒卽渠字說文水部渠云水所居也正與司

農注合渠从水臬聲徐鍇曰臬卽栒字釗按此栒非爾雅援栒柳之栒是廟碑圖象

觀栒隸釋云以栒爲矩則渠从聲之栒蓋卽矩字爾爲渠必磬折如栒與攷工說爲溝同故字从臬矣

此經栒蓋省水耳栒與池聲邇亦通作池喪大記三

池注以竹爲之如小車答衣以青布縣於荒之爪端

若承雷然正義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

池象之是也在柳曰池在舍曰柜在宮曰重雷檀弓注承

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名異物同賈何所據而知其必非受溜水

之物耶云凍橐者凍卽漱字橐卽櫨字修閭氏注櫨

束兩板爲之此注云橐蓋以接柜所受水而瀉於地

者形制與櫨同故借名橐左思魏都賦云齊龍首以

湧雷卽是物也但在宮則畫龍首以爲飾在舍容或

沽觥故但稱爲橐爾

玉府 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

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釗按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攷書洪範惟辟玉食釋文引張晏漢書注云玉食珍食史記微子世家集解引馬注云玉食美食鄭注云玉食備珍異也。若然則此經云食玉亦不得爲玉屑矣。膳夫職云王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珍異爲最備其器必有用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盛舉則八簋禮器注鏤簋謂刻而飾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卽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簋玉府獨共王齊者變食亦變器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



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疏知此王之獻金玉  
非是獻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  
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釗按此說  
非也王之獻金玉當讀如周語荒服者王彼注云王  
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  
其所貴寶爲摯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若然此  
經王之獻乃小行人蕃服因朝而貢獻非諸侯幣獻  
也所以知者小行人合六幣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  
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若蕃國之君  
無執玉瑞者大行人注則無琮璧之享可知故象胥疏曰

夷狄無玉帛來問中國使臣奉幣帛來問者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云云今此經但言獻不言幣故知其爲蕃國入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獻不同矣又知其獻非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而必爲蕃國者以彼貢乃九貢已入于內府小行人蕃國之貢未有所入故知其入於此官也

司會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疏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云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

以百物當之亦得。釁按此經不掌賦蓋謂掌官府  
郊野都鄙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耳不必謂舉官府以表邦中  
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  
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  
出入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拊也檢也先言斂財  
後言振財互之。釁謂振訓拊近之檢也以下云云  
非也按左文十六年振廩同食注振發也此經言振

掌事者之餘財振掌事者四字當一連讀之餘財三字一連讀言既發給掌事者猶有不盡見在庫之財也與用邦財者之幣文法正同上言用下言振互之而掌式灋以斂則直貫之餘財爲句鄭誤讀之故費辭也

司裘 大喪廡裘注故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廡興也疏必知爲陳非爲興是者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 釗謂故書淫是也淫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翼引本或作淫爾雅引

陳也則司農訓淫爲陳正合古義檀弓旬而布明器  
布卽陳義賈疏謂明器非陳設之理不足難先鄭也  
閤人 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刑人墨者使守  
門疏案其職云掌守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  
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  
門皆使墨者守之。釧按閤通作昏詩昏椽靡共箋  
昏椽皆奄人易又作熏艮厲熏心虞翻云古閤字作  
熏蓋古者奄人必於蠶室取其煖故亦謂之熏若然  
則閤人寺人之類不得以墨者當之掌戮宮者使守  
內對外而言則中門亦可謂之內說文中內也是其

證下經云守中門之禁而此云每門四人者內門不止一門故也若以中門爲雉門則每門不可解矣中門說詳後

掌守王宮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疏雉門爲中門○釗謂中內也中門宮中自外達內之門內則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彼注引此經守中門之禁是鄭君亦以中門爲通內外之門矣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外路門之表此經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正謂路寢內外之中也其

曰若今宮闕門者漢制宮闕亦有闕李尤銘云國都  
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是也而賈疏遂  
仍爲雉門之闕謂雉門爲中門誤矣鄭君云雉門三  
門蓋以破先鄭二曰雉門之說非解此經中門爲雉  
門中門之義有三司儀出及中門之外此廟中門也  
下經蹕宮門廟門注廟在中門外此雉門也本經掌  
中門之禁此內門也如凡中門皆爲雉門則廟旣云  
在中門外矣聘行於廟何以又云出及中門之外耶  
闕人守自內達外之門故下經云怪民不入宮宮后  
宮民謂宿衛后宮之人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是也

又云外命夫出入者左成公十八年齊侯使華免以  
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據此諸侯  
內宮容外臣出入則王宮亦然可知矣

內司服

展衣

注鄭司農曰展衣白衣也喪大禮復者

朝服世婦以褱衣褱與展相似元謂展字當爲褱褱  
之言亶亶誠也疏褱字衣旁爲之有衣義○釗謂展  
當作褱說文云丹縠衣也廣韻引周禮作褱詩鄘風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其字亦當作  
褱隸借作展耳說文無褱禮記賓當爲褱褱衣后夫  
人朝服尚書多婦人華飾赤爲色之著詩君子偕又

士傳

老正義

又



丹者所以表誠悃則說文云丹穀衣其義較長矣或據詩玼兮以證展衣宜白亦非辨見毛鄭詩考

縫人喪縫棺飾焉衣翬柳之材注故書焉爲馬杜子

春云當爲焉。釗謂故書作馬馬衣當爲連文校人

飾遺車之馬飾者蓋畫其馬褐馬褐者卽此經馬衣

是也庾人厭之校人飾之而縫其飾者則縫人所謂

聯事也

左傳襦馬褐以救之注褐馬衣則馬衣亦恆言耳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注元謂副之

言覆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

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

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釗按此說非也考詩采芣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  
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被卽次則知夫人於其國祭  
祀之服未嘗與王后服副者同也莊二十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鳴雞纚笄而朝君臣之禮也又列女傳魯  
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  
之嚴則知夫人於其國見君之服未嘗與王后之服  
次者同也惟采桑未知其審要以此推之亦可曉矣  
不然其夫於其國不敢服王之服而其妻顧與王后  
同有是理哉雖此說本於經無當然事關禮制故詳

辨之以附于末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二

南海曾釗學

地官司徒弟二

大司徒之職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設其社稷之壇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釗謂田主卽社也大社國社在中門之外王社侯社在藉田此云以其野之所宜木則王社侯社及置社也何以明之后土卽社鄭注檀弓月令並言之若詩之田祖毛傳云田祖先嗇春官籥章注田祖始造田者謂神農又詩先言以社以

方後又言田祖此經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是田主非卽田祖可知且鄭云后土田正之所依疏句龍爲后土配社稷爲田正配稷是以神農田正同憑依于一樹有是理乎后土祀以爲社鄭謂田主爲后土之所依其說尙可通然后土自是祀神農時兼祭不可以當田祖之名論語問社於宰我釋文引鄭注主田主謂社祭法正義案異義論語所云謂社主鄭無駁從許義也白虎通封土爲社墨子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菽位韓非子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是古人設社樹木爲主准

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社用松商人  
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未聞先農田正亦樹木也所以  
知非大社者白虎通引尙書曰太社惟松則不得言  
各今云各者非大社可知祭法正義引崔氏云王社  
在藉田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侯社亦然若  
云在中門之外大社之西書傳未見明文

以儀辨等注故書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釗按儀古  
文皆作義後人乃沾人旁改爲儀而以義爲仁義字  
也周禮用古文自當作義不必改儀

以俗敎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音義音偷疏苟

且也。釗按爾雅釋詁愉勞也。注今或作厭音義羊主反疏愉者懶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懶愉也此經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者蓋無杆格之苦則安其教而自無倦解矣

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注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釗謂此解頗費辭按怠當讀作殆聲譌也民有危急相恤自不至困殆故曰則民不怠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釗謂日至當作夏至地中當從馬融以爲洛陽馬說見唐李氏周牌注按日至兼冬夏此但言日至而

注遂言夏至何耶攷王制正義引尙書考靈曜云夏至日景尺有五寸玉海天文編誤作日致則此經日至疑亦當作夏至後人涉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并此夏字亦誤作日耳地中所在不從先鄭今潁川陽城而從馬云洛陽者按後漢厯志夏至晷景尺有五寸後漢都洛陽則洛陽測也易緯通卦驗夏至景尺四寸八分漢書地理志洛陽班固自注云是爲成周後漢郡國志注引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唐書天文志南宮說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



步景差二寸有餘故四十里大率差二分若陽城去

洛陽一百八十里

唐李氏周靜注引太康地志

尚差八分有奇尚

何得云景尺有五寸乎

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此據李道風六百里差

一寸之說與南宮說不同

去幾注鄭司農云去幾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

耳○釗按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國

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此後鄭所本然凶與荒

雖皆年飢之名實有大小之不同墨子大患篇三穀

不收謂之凶爾雅釋天果不實爲荒邵二雲正義引

賈疏穀疏皆不熟爲荒則荒者大凶年之名所重在

民聚而已區區犯禁之物所不暇幾故司關凶札猶  
幾此荒政則去幾若司市國凶荒札喪兼記穀不熟  
果不熟之事但言無征猶幾與去幾互見于司關及  
此職也

二曰薄征注鄭司農云薄租稅也疏荒政者據大凶年  
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猶云薄征者此  
經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釗按荒  
政旣據大凶年之義則豈止一穀二穀不熟而已竊  
謂薄征謂薄其田之租司稼注所謂豐年從正凶荒  
則損是也蓋租稅與力政財賦本不同均人所云無

力政卽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實此經弛力之與財賦彼注云九賦也其文甚明烏足牽證耶

緩刑疏謂凶年犯刑緩縱之。釗謂緩者遲之以有待耳恐更傷天地之和故緩之若縱之則是使犯罪者以凶年爲利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釗謂子春之說是也但不必改字耳授者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則從而授之注民徙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頒職事十有二千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疏使以登成

萬民。○釗謂登進也使邦國都鄙進此十二職事之民所以知天下無游民也

小司徒 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疏追既爲逐寇胥爲伺捕盜賊可知。○釗按此言殊無根據不足以發明注義竊謂胥同謂知也以伺察而知之又胥與伺聲近故注曰伺捕此漢人訓詁之學也

唯田與追胥竭注竭作盡行。○釗按鄭說非也如盡行則誰與居守乎按作起也預起以待更番或廣守禦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

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  
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  
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凡出軍之  
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  
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  
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釗司馬法  
乃戰國齊威王時所增如此注所云未足盡信也楚

語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韋注禮地方十里爲成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人此雖參以司馬法然韋氏引之冠以禮名是或古  
禮有此彼雖以注千乘推之萬乘當無不然縣師掌  
邦國都鄙稍甸之地域是邦國都鄙稍甸之征役亦  
皆縣師掌之其法制豈或有不同稍人掌令丘乘之  
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爲惟禹隲之之隲同其  
訓曰乘彼稍亦以丘甸起數此內外同制之證也若  
一成出土十人則戰國法耳知者魯作丘甲杜注以  
爲丘出甲士三人譏重斂故書若然以四丘爲甸計

之則彼甸出十二人此甸十人不幾同魯之衰政乎  
此以知周禮必無是也至疏云出軍先六鄉之說亦  
不然後世府兵之制儒者以爲最近周法蓋謂其徵  
天下之兵而以時番換則民不勞而幹強枝弱耳然  
則周制天子出軍意亦六鄉六遂及諸侯更番並起  
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魯雖侯國然秉周  
禮是周制起軍徵遂徒之證也左傳桓五年傳秋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  
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又秋官  
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諸侯有不順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三成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是周制出軍徵諸侯以從之證也但徵遂徒及諸侯之軍數未聞然左傳哀公七年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注貳敵也私爲私屬又十三年傳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雖吳賦非王制然地大者賦多地小者賦寡約畧猶知則周制徵賦無不可由八百乘六百乘三百乘而推也

乃分地域

**注**

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釗謂邦



與封古音相近論語邦域釋文或作封邦內鄭本作  
封內尙書敘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則此地邦亦  
當爲地封封卽域意不煩改字也

鄉師

共茅蒹[注]杜子春云蒹當爲蒹以茅爲蒹若葵

蒹也[疏]杜子春云云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

○釗謂茅蒹當爲蒹蒹蒹葵也詩釋文引干寶云

今之鰾

宋庠國語補音鰾卽鴨字

鰾草可以爲蒹杜云若葵蒹茅

讀爲蒹者茅古讀同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  
淮南天文訓𠂔茂也古文聲義相從則𠂔與𠂔古音  
本近故天官醢人注鄭大夫從蒹爲茅然茅蒹音雖

同而物異杜于此經不破爲蒻者以醢人旣破讀爲蒻故此但破蒻爲蒻以從醢人不然杜豈不知彼注不作茅蒻耶而賈公彥不悟反執茅草不堪食之說駁之非矣鄭大夫讀蒻爲祭前藉後鄭以爲卽士虞禮所謂苴今不從者蒻从租聲租从且聲藉助也助亦且聲則藉蒻實一聲之轉訓義可通但祭用茅以爲藉僅見史記封禪書若易藉用白茅虞氏謂大過與頤旁通皆從乾坤來坤爲鬼故巽白茅承祀則藉茅爲人鬼事而於五帝無涉苴蒻出土虞禮而特性少牢無其文蒻館爲司巫因旱蒻而其他官亦不著

此經大祭祀爲助大司徒祀五帝則無茅菹可知矣  
知茅菹必爲菲蒞鄉師共之者魯頌思樂泮水薄采  
其菲泮水序爲頌僖公能修泮宮王制天子辟雍諸  
侯泮宮振鷺傳雝澤也周有兩辟雝文王辟雍在豐  
故詩曰西靡武王辟雍在鎬故詩曰鎬京辟雍鎬京  
辟雍卽成均在國西靡卽虞庠在郊遠郊百里國中  
共爲六鄉司徒論選士之秀鄉師爲司徒之辟故職  
共菲蒞甸師蕭芳義取縮酒屬天官司巫蒞館義取  
祭神屬春官若此經菲蒞作茅菹而屬于地官果何  
義耶

鄉大夫 皆征之注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疏  
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  
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  
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  
釗謂疏非注意也築作挽引乃力役之事王制云五  
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尙征之禮記  
正義引異義鄭駁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  
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  
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  
故早舍之若然則此經疏意正與鄭駁義相反也

封人 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絃注飾謂刷治潔清  
之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絃着牛鼻繩所以  
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元謂  
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釧謂飾文飾之莊子列禦寇  
篇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是也楅逼也衡橫也  
橫逼於角以防牛觸絃从彡聲說文無之蓋卽糾字  
禮記祭統注糾所以牽牲周禮作絃是也絃又謂之  
雉雉从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  
絃亦可謂雉蓋皆一物也衡說文在角部則非設  
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楅衡毛義卽先鄭所本康成詩

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知然者說文牛部牽从  
冂云冂象引牛之縻則古設於牛鼻者以木謂之棊  
其系之則以縻故冂象之恐非名衡也

鼓人

帔舞

注

帔列五采繪爲之有秉○釗謂帔當從

說文作翬全羽舞也知者舞師職云敎帔舞而舞社  
稷之祭祀鄭司農注樂師帔舞全羽並與說文訓義  
合但帔翬字異耳然說文帔注云一幅巾與帨帨同  
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翬不作帔  
可知矣又帔列五采繪鄭君謂之靈星舞子持之按  
詩載芡良耜爲祈報社稷絲衣爲繹靈星尸所詠不

同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風俗通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則靈星自是幽榮之祀與社祭實別彼所舞五采繒恐未足引以證此經祀社稷之舞也

舞師 敎皇舞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鄭

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翬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疏自古未見蒙羽于首○釗按說文翬注

云樂舞以羽翬自翬其首以祀農星也

農星注作星辰疑誤周書

作雒日月星辰皆與太平御覽玉海並引作農星可證也鄭許君所傳之周禮皆

如此是必有所受之賈公彥何得云自古未見耶漢至唐幾百年所未見者當不止此矣知說文祀辰星爲卽此經旱暵之祭者雨部雩注云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赤帝五帝之一也月令大雩帝鄭君注雩五精之帝高誘呂覽注帝五帝史記天官書太微內五星五帝也按王充論衡云靈星秋祭也史記正義辰之神爲靈星則雩亦祀辰星矣說文云云所祭不同者祀五帝爲夏四月正祭卽未旱亦行之此祀辰星不曰雩而曰旱暵之事則因秋旱而祭其實旱暵皆祭靈星不特秋旱也



牧人以共祭祀之牲牲注鄭司農云牲純也元謂牲體完具疏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爲純色其純下文毛之是也故元易之云牲體完具○釗按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羝可也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凡幾珥沈辜用騊可也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羝對言羝爲雜則牲是純可知又說文牲訓體完具牲訓純色此經明明牲牲對言則牲安有又訓完具之理竊謂犧毛之完牲色之純牲體之具知然者淮南說山訓羝屯犂牛旣料以羝羝屯當作羝毛料無角羝無尾皆言其形魄

不中祭之意是知選牲齊毛不獨論其色矣又下經共其犧牲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則犧自訓毛完而不刳修其義與牲訓本不相混賈君非先鄭殆未審耳

牛人 以授職人注職讀爲櫟○釗謂職人卽牧人周語曰牧協職是也牧人不芻祭牲故不直曰授職人芻之而曰以授職人而芻之此旣明授職人而職人又授充人也牧人職云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彼其犧牲卽來自牛人者與從其獸畜之名則曰牛旣合其物色之數則曰犧牲

載師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疏]不從  
故書者義無所取故也○釗謂稍鄭注元本當作郛  
知者天官冢宰削甸之賦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郛  
然鄭注無破削爲郛之文則當實不作削蓋古文从  
邑與从刀形遠不容混其作削者出于隸改邑爲从  
刀而郛不如削之經見淺人遂改爲削但陸氏未辨  
正耳賈於此經乃譏故書義無取非也下經稍甸鄭  
不破爲郛者說文郛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則郛  
元取稍稍之義在漢時周禮本有或作稍者故許君  
卽以稍解之

閭師 以時徵其賦注賦謂九賦及九貢。釗謂賦卽下九穀等之貢自上之徵言則曰賦自下之供言則曰貢其實一也。

縣師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疏人民謂奴婢。釗謂周之縣稍甸郊里中無養奴婢法此人民當連夫家讀謂夫家之人民也。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注旬均也。釗按顏師古注漢書曰旬滿也此言滿歲用民但三日二日一日耳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

得○釗按易蒙比未濟中皆與應韵則中與應音本  
近齊人謂得爲登故中與得音亦近史記索隱引三  
倉中得也聲義相從故得古亦借中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  
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釗按王  
公之子弟卽上文國子弟此經何爲復贅乎似杜義  
爲長杜意以凡國之貴爲讀遊字屬下爲句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  
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釗按舉从與聲則舉可省  
作與易无妄象傳物與元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楚

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則與自有舉義不煩改字也

司救注酖醬好訟疏孔注尙書云以酒爲凶曰酖此據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若然醬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釗按酖書釋文音況共反此經釋文音況付反說文有酖無酖酖醉醬也从酉句聲則从凶者僞書傳之字从句者周禮注之字在陸氏時本如此不知何時反改周禮從僞孔而賈公彥不能辨正更附會爲之說蓋不講小學之過也醬說文酖也从酉榮

省聲不从榮省蓋熒从三火口聲故榮營字皆从熒省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疏或殺或傷於人  
○釗按賈氏意謂殺者殺人至死也然竊疑殺人至死者雖誤亦不可宥今律但比故殺減一等耳且信如賈氏說則殺重于傷經何不言傷殺而曰殺傷乎釗謂殺傷者以刀刃傷人也但未至死又出于誤故可成之

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

讎既從父兄弟疏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  
釗按疏所云非鄭義也考書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惟其可疑故不然殺人之父兄而可以赦免負罪者揚眉被殺者飲恨爲之子弟何以爲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告治道悉矣曾不語赦然則赦者偏枯之法非虛語也安有殺人而會赦使辟讎弗辟而又與之瑞節之理乎竊謂此父兄之讎卽下所謂殺而義者左氏



傳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求亾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此卽和難之一端也

媒氏 仲春令會男女○釗謂會當爲會計之會謂會計其迫三十二十之時而未嫁娶者聽之使得奔爲妾也所以必待中春者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正月也中春則期盡矣故媒氏會

計之明過時以禮嫁娶及禮不備而奔爲妾者雖中  
春猶可行也此先王蕃育人民之法夏小正曰二月  
綏多士女綏多者猶言蕃育云爾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  
釗謂無故謂非過時而奔爲妾者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釗謂會亦會計也會其  
數將以施惠書曰惠鮮鰥寡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則周公制禮必有惠鰥寡之政可知矣  
其財則遺人共之其人數則媒氏會之不作期會解  
也

凡娶判妻入子注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判妻是嫁女○釗謂娶娶婦也判分也出其婦也入子入贅也按史記滑稽傳索隱云贅婿女之夫比於子如人贅疣此經云入子正謂其入贅于人如爲子耳

純帛注純實緇字也○釗謂純當讀如屯史記蘇秦傳索隱引國策高注云純束也此經訓當從之鄭破爲緇非也按士昏禮皮帛必可制若庶人納幣以紵則嫁亦當衣緇矣然鄭風箋引士昏禮純衣作紵衣釋文云本或作純又作緇是士妻當嘉禮攝盛乃服緇而庶人妻亦緇不幾迫乎考鄭風箋又云衣錦褻衣

庶人之妻嫁服玉藻注君衣錦庶人亦衣錦者禮不  
下庶人則庶人妻攝盛實服錦矣竊意納幣亦卽以  
錦此所謂幣必誠之義也鄭又云納幣以緇婦人陰  
也納幣必以其類而士昏禮注以緇緣裳象陽氣下  
施則又以緇爲陽其自相牴牾如此亦足見其未可  
爲典據矣且賈疏云凡嫁子娶妻含尊卑是納幣亦  
不專指庶人也故終以訓爲束其義乃備嫁子娶妻  
謂入贅者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將嫁於衛僎  
雅釋詁嫁徂逝往也前經謂之入者媒氏就女家告  
書故曰入此將幣往婦家故曰嫁不然前  
人皆以嫁子爲嫁女然嫁女有幣古未聞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注價買也疏此字所訓不

定案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釗按胥師先鄭注債賣也後鄭不破貴債後鄭以貴賣釋之是後鄭與先鄭同也豈此經忽作異解耶成賈徵債蓋言召賣者來耳

百族爲主。釗按百族所市蓋以自用非以居奇亦非以行販故無商販之名而曰百族也

展成奠賈注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釗謂展視也成猶言成事品式也展視其舊賈進退之以定今賈也

期于市者注欲賣買期決于市也。釗按史記孟嘗君

傳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  
利釗謂此經訓從之

塵人 總布質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僂謂無肆立持  
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稅稔之稔稔布謂守斗斛銓  
衡者之稅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釗  
謂總布杜說是也巾車朱總故書作綽當卽纚之誤  
蓋總通作纚與纚近故此經總亦讀作僂矣禮記毋  
僂言注僂暫也非類雜此僂布者卽肆長所斂肆長  
各主一肆陳其貨賄不得雜陳以欺人立持則易於  
雜亂故治之使其不敢雜亂售欺耳或謂立持卽販

夫販婦不得有稅不知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主司市有明文朝市於西方郊特牲譏其失蓋古以  
朝夕爲東西故司儀云不朝不夕注不朝不正東鄉  
不多不正西鄉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管子  
立朝夕則朝市東市夕市西市各有攸處若販夫販  
婦不于夕市而僥立肆間者此所以有稅也質布貨  
賣人民牛馬之稅知者質人云大市以質注大市人  
民牛馬之屬意者貨賣人民馬牛必受質於質人以  
布償之故曰質布與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廔。釗按泉府滯故

書作癩詩下民卒癩釋文本又作憊沈本作癩載師  
及此職序官注皆云廛故書作檀杜子春讀爲廛憊  
與滯形近故滯書爲憊變作癩癩與廛聲近又書爲  
廛

胥師 飾行儋注慝惡也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  
飾之令欺誑買者○釗按飾行魏氏謂以事欺人其  
說是也若儋慝則竊謂以惡物而不見破綻者欺人  
慝惡之隱也

賈師 凡國之賣儋注儋買也故書賣爲買○釗按胥  
師注儋賣也此經乃言儋買者以上言賣此不可復



言賣然賣故書既作買則訓債爲賣自長又鄭不破  
故書買是鄭亦從之疑本作債賣也後人誤改爲買  
耳

胥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  
掩捕其不正者○釗謂襲白當從故書作習習其不  
正蓋如書所云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之習也讀當連  
下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爲句言習其不正與凡有  
罪者胥皆撻戮而罰之也所包者廣故言凡

泉府 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痺杜子春云痺  
當爲滯○釗按廩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注謂滯貨

不售是滯者不售之謂也此經上已云不售則下不  
可復出滯字竊謂故書作瘠是也瘠病也貧不售則  
雖坐擁厚貲而不能易所無以濟乏病孰甚乎故曰  
瘠於民用

遂人 以興耒耨利甿注鄭大夫讀耒爲藉杜子春讀耒  
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疏藉借也謂借民力所治  
之田民相借無此事故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  
釗按鄭大夫讀耒爲藉里宰職亦然蓋以聲訓之非  
必謂藉田買何所據而見其有借民力意耶孟子助  
者藉也藉本作藉从昔聲借亦从昔聲耒从助聲助

从且聲且與昔聲近故鄭讀耒爲藉杜讀爲助其實一也古者耕必有伴耨者里宰合民耦相助之處卽漢之街彈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合耦者所以齊其強弱而均其勞逸也故曰利甿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聲相似疏皆以去聲言之。釗按漢無四聲窆塋封同訓者蓋語相轉耳說文塋从乏聲方言塋塋自關而西謂之塋塋古讀如服爾雅塋釋文音伏伏與馮通史記魏世家中旗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

琴然則寔緩讀如馮急讀如伏與又大僕寔讀如慶  
封汜祭之汜汜取廣義與論語汎愛之汎同汎从凡  
聲風鳳凡皆凡聲說文𦉰覆也方勇反亦與馮近  
遂師 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  
厯執紼者名也○釗謂司農說近是然改磨作磨亦  
非竊按磨小石聲也以豐碑下棺時紼磨鹿盧聲似  
之故曰磨

及蜃車之役注蜃車柅路也柅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  
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禮記或作搏或作輶○釗按說  
文輶字注云藩車下庫輪也從車全聲讀若異輪字

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𨾏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間  
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𨾏或  
作搏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  
舉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𨾏爲輪雜記載以輻  
車注輻讀爲𨾏或作搏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散柩  
蜃𨾏聲相近其制同乎𨾏崇蓋半乘車之輪正義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據此  
說正與說文庫車之說合則字實以𨾏爲正蜃團搏  
輻皆聲近通用之字耳云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  
名焉非也

旅師 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閭粟注勑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釗按九夫之稅粟已入倉人旅師何由聚之竊謂勑助也農於豐歲助粟如後世之社倉

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釗按而古通如春秋星隕如雨如卽而字如一訓若書傳如此或作若又而古音奴登反易宜建侯而不甯釋文引鄭注而讀爲能戴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耐卽能字從而聲然則而與能聲本近而聲轉爲若故鄭以爲誤也而均其政令注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釗按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乃貸于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卽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

稍人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注蜃車及役遂人共之。釗按遂師云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也竊謂車受于巾車蜃受于掌蜃稍人則役其人將之以至遂師而遂師又帥之至司徒也車不能自行必有徒御之又特御車之人而已故曰與其役委人 凡疏材木材注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釗謂

疏材則但指草之有實者耳草有實可用以濟食故亦曰材

凡其余聚注餘謂縣都畜聚之物○釗謂其余者待賓客羈旅之餘也蓋縣都之委積畜聚則遣人掌之若此官但掌稍甸之畜聚而已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委積之薪芻也疏委人所供惟共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以別之也○釗按此說未審何見而云然竊謂此委積當是指粟米耳蓋單舉則兼米牲牢對薪芻言則專指粟米散文對文每每



訓詁不同本經多有此例也

草人 墳壤注墳壤潤解○釗按廣韵墳土膏肥也

勃壤注粉解者疏壤是和緩故爲粉解○釗按勃者興

起貌勃壤謂下平中忽隆然凸者

誦訓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注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

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釗按方慝謂

政之不善其方所不欲者也辟忌謂所惡勿施

山虞 及弊田注弊田田者止○釗謂弊斷也斷田所

得少多下致禽而珥是也下澤虞弊田之訓亦同

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注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疏賞  
罰者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林麓之財者罰之。○釗  
按林衡既有厲禁則民不入禁竊木亦但可以免罰  
耳又何功之可賞乎竊謂守者其地之人服公事爲  
胥徒者既服其事故賞罰及之

川衡 以時舍其守注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  
申戒之。○釗謂舍其守者卽大司徒荒政十二中所  
謂去禁也時謂凶荒之時也去禁兼山澤而上山虞  
林衡不言者文不具

澤虞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注其地之人占取澤物

者○釗謂鄭說非也竊以爲使其地之人爲胥役者  
守之耳蓋惟其地之人而後自愛其財物不致有蹂  
躪禾稼之虞亦且各得安其室家而無遠戍之怨此  
先王周悉之政也

角人 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釗按  
巾車注軟讀爲漆浣之漆說文浣解云漆和灰而髹  
則浣當作浣然攷工記注旣摩革以漆凡之則浣亦  
可通作凡

掌葛 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  
受○釗按杜子春第因角人職云以度量受之而改

耳竊謂凡徵物者不授以國家一定之權量度衡則將弊端百出此經以權度句正從上文徵綿綌之材云云一氣相涵故作授未嘗不可通也而角人職又作受者蓋互見以相足云

囿人 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疏此與後鄭異義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釗按先鄭之說甚確賈不申論乃但以爲得爲一義疏矣月令累牛騰馬游牝于牧注其牝欲游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然

則牛馬通淫尙皆在牧不在廐豈百獸通淫乃有在  
囿之理況獸之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囿或多損壞亦  
非所宜故爲之禁囿游之獸禁者禁其不得在囿通  
淫也云爾若如鄭說則曰囿游之禁可矣何必曰獸  
禁耶又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若此經  
誠訓爲囿游則閹人所守非囿人職也

廩人 匪頒賜注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  
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釗謂匪頒卽太宰匪  
頒之式彼注曰分賜羣臣是也賜謂周急卽遣人職  
所云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疏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釗謂賈說非也萬民之食食亦大判言民之自食者矣

移民就穀注就都鄙之有者○釗謂就穀就縣都耳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若鄙之委積彼則云以待羈旅

舍人 米粟之出入疏粟卽粢也○釗謂粟穀之未去穀米已舂抗去穀者

倉人 若穀不足則止餘瀆用注止猶殺也餘瀆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釗謂道路之委積不可止也天下之耗穀者莫過于酒凶荒則當暫

停酒正之供以裕穀用耳謂之漙者酒正所謂以式  
漙授酒材謂之餘者以其非要務也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